

柏拉图全集

PLATONIS OPERA

增订版

8

[古希腊]柏拉图◎著
王晓朝◎译



卷外借

人民出版社

柏拉图全集

PLATONIS OPERA

增订版

[古希腊]柏拉图◎著
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吴燕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全集 .8 /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王晓朝 译. —增订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01-017552-2

I. ①柏… II. ①柏…②王…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 —
全集 IV. ①B502.23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756 号

柏拉图全集 [增订版] 8

BOLATU QUANJI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32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7552-2 定价: 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增订版译者前言

拙译中文版《柏拉图全集》自 2003 年开始出版以来，十来个年头匆匆而过。应社会大众的阅读需要，全集多次重印。期间，译者也在不断地听取和收集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并在教学和科研间隙对全集进行增订。最近几年，译者承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相对较少，有了对全集进行全面增订的充裕时间，遂有这个全集增订版的问世。

译者除了对原版译文进行逐字逐句的修订外，还做了以下工作：

(1) 原版中各篇对话的提要译自伊迪丝·汉密尔顿所撰写的各篇对话短序。本次修订，所有提要均由译者本人撰写，内中包含译者自身的阅读心得，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2) 考虑到研究的需要，也考虑到柏拉图的疑伪之作至今尚无最终定论，因此借修订之机，补译柏拉图伪作十六种。它们是：《阿尔基比亚德上篇》(Alcibiades I)、《阿尔基比亚德下篇》(Alcibiades II)、《希帕库斯篇》(Hipparchus)、《克利托丰篇》(Clitophon)、《塞亚革斯篇》(Theages)、《弥诺斯篇》(Minos)、《德谟多库篇》(Demodocus)、《西绪福斯篇》(Sisyphus)、《厄里西亚篇》(Eryxias)、《阿西俄库篇》(Axiochus)、《情敌篇》(Rival Lovers)、《论公正》(On Justice)、《论美德》(On Virtue)、《神翠鸟》(Halcyon)、《定义集》(Definitions)、《诗句集》(Epigrams)。

(3) 专有名词(人名、地名、族名、神名)有少量改动和增添；哲学概念和术语的译名结合近年来的研究动态有改动，并以注释的方式说明旧译和新译的基本情况。

(4) 文中注释有较多修改和增添。所有注释均由译者参照已有版本的注释加以取舍、改写、综合、添加。

(5) 柏拉图著作标准页在原版中在页边标注, 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修订版改为在文间标注。

(6) 除原版中列举的参考资料外, 本次增订着重参考了下列图书:

J.Burnet, *Platonis Opera*, 5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0—1907.

Plato, *Complete Works*, ed.By John M.Coope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Cambridge, 1997.

(7) 参考 John M.Cooper 编辑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中的索引, 重编修订版索引, 并增加希腊文对照。

近年来, 中国高校大力推广人文素质教育, 阅读经典著作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 译者将增订版的《柏拉图全集》分为十册出版, 以解决全集篇幅过大, 一般学生和社会读者难以全部购买的问题。待各分册出版完成以后, 再视社会需要, 出版完整的《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增订版各分册内容如下:

第一册: 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

第二册: 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欧绪弗洛篇

第三册: 美涅克塞努篇、小希庇亚篇、伊安篇、高尔吉亚篇

第四册: 普罗泰戈拉篇、美诺篇、欧绪德谟篇

第五册: 克拉底鲁篇、斐德罗篇、会饮篇

第六册: 国家篇 (10 卷)

第七册: 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智者篇

第八册: 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

第九册: 法篇 (12 卷)

第十册: 伊庇诺米篇、大希庇亚篇、阿尔基比亚德上篇、阿尔基比亚德下篇、希帕库斯篇、克利托丰篇、塞亚革斯篇、弥诺斯篇、德谟多库篇、西绪福斯篇、厄里西亚篇、阿西俄库篇、情敌篇、论公正、论美德、神翠鸟、定义集、书信、诗句集

借《柏拉图全集》增订出版之机, 重复译者在原版“中译者导言”

中说过的话：“译作的完成之日，就是接受批评的开始。敬请读者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发表批评意见，并与译者取得联系（通信地址：100084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电子邮件：xiaochao@tsinghua.edu.cn），以便译者在有需要再版时予以修正。”

感谢学界前辈、同行、朋友的教诲、建议和批评！

感谢人民出版社为出版中文版《柏拉图全集》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感谢中文版《柏拉图全集》出版以来阅读过该书的所有读者！感谢中文版《柏拉图全集》出版以来，对该书作出评价和提出批评意见的所有人！

王晓朝

于北京清华园

2014年6月1日

目 录

增订版译者前言	001
政治家篇	001
斐莱布篇	079
蒂迈欧篇	157
克里底亚篇	233
索 引	250

政治家篇

提 要

本篇是《智者篇》的姊妹篇，参与谈话的人物与《智者篇》基本相同。主要谈话人是一位来自爱利亚的客人，在场的有老苏格拉底和塞奥多洛，回答问题的是一位与苏格拉底同名的青年。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二组四联剧的第四篇，称其性质是“逻辑性的”，称其主题是“论君主制”。^①谈话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5万3千字。

第一部分（257a—268d），用二分法给政治家下定义。客人首先指出政治家必须是有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艺的人。知识分为两类：匠人的实用知识和数学这样的纯粹理论知识。他先把理论知识分为指示性和非指示性的，然后指出指示性的有一部分是自我指示的。然后，他对生灵的抚养进行划分，分为抚养群居的牲畜和非群居的牲畜，再分为抚养用脚行走的动物和非用脚行走的动物；再划分出抚养无角的牲畜和有角的牲畜，再指出抚养用两足行走的牲畜与抚养人类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政治术或统治术。但是这样的划分是不完善的，因为担当政治家或国王不是唯一抚养人类的行当，商人、农夫、磨工、体育教练、医生等等行当都和抚养人类有关。

第二部分（268e—274e），神话故事。为了说明上述划分有误，客人讲述神话故事。故事说，宇宙有时候在神的指引下运动。在特定的时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8。

候，宇宙发生逆转，世上的万事万物也发生了逆转。太阳和星辰从西方升起，从东方落下。生灵由老变少，由成年变为幼年。人从土中生长出来。到了克洛诺斯统治的时代，神是人的牧者，大地产出丰饶的果实，人不需要耕种，也没有房屋，而是露宿荒野。那个时候没有暴力，没有战争，当然也不需要政府。这个时代是人类生活的黄金时代。后来，神放弃对宇宙的推动，宇宙开始自动，其运动方向再次发生逆转。大地发生震动，毁坏了一切生物，秩序混乱，邪恶丛生。神让普罗米修斯给人类送来火，让赫淮斯托斯送来技艺，让德墨忒耳送来种子，让狄奥尼修斯送来植物，让人类能生活下去。这一时期人类统治自己，这时候的统治者便是政治家，他统治人群正像牧人统治羊群。

第三部分 (274e—311c)，再次发现政治家的本质。客人指出，前面在界定国王的时候，把国王界定为人类的牧者，但没有具体说明他以什么方式抚养人类，应当用一个含义更加广泛的名称“照料”来涵盖国王和政治家。事物可分为七类：原材料、工具、器皿、交通器、防护物、娱乐品、营养物。(289b) 在此基础上，客人把统治的技艺从各种技艺中区分出来，把从事统治这个行当的人，即政治家和国王，从各色人等中区分出来。

按统治者人数多少可以区分三种政制：由一个人统治的、由少数人统治的、由多数人统治的。三种制度有好有坏。由一个人统治的可以分为王制和僭主制，由少数人统治的可以分为贵族制和寡头制，由多数人统治的是民主制，它也有好有坏。按照其他标准划分，统治制度还可以分为使用暴力的和自愿接受的、贫穷的和富裕的、不守法的和守法的，等等。(291c—292a) 统治是一种知识，只有由一个人统治的王制的统治者才具有这种知识。一名政治家如果真正拥有治国的知识，能够按照正义的原则治国，能使国家富强，那么他便是真正的政治家。(292b—293e)

小苏格拉底提出法律有什么作用的问题，客人作了冗长的解释。法治是统治术的一部分，法治是需要的，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统治不是法治，而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实行的统治。(293e—300e) 通过

讨论，区分了六种政制的高下：最好的政治制度是王制，但若统治者放纵私欲、滥用权力，违反法律，那便是最坏的僭主制；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制度居于其他二者之间，守法的就是贤人制，不守法的就是寡头制；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将统治权分给许多人，所以它在三种好政制之中是最坏的，而在三种坏的政制中间它却是最好的。(300d—303b)

最后(310e—311c)，谈话把政治术或统治术比作纺织术或编织术，指出那位国王一般的城邦织造者的唯一和全部任务就是在城邦成员之间建立人性的联系，使他们共同拥有关于卓越和善良的信念。这种织造的行当属于国王，他依靠和谐与友谊使人们生活在一起，完成了这块最辉煌、最优秀的织物，用它覆盖城邦的所有其他居民。他统治和指导着城邦，而无任何短缺之处。这个城邦因此而是一个幸福之邦。老苏格拉底最后发出赞叹说，这是你为我们完成的又一幅完美的画像，这个人是政治家，拥有国王般的统治技艺。

正 文

谈话人：苏格拉底、塞奥多洛、客人、小苏格拉底

苏 【257】塞奥多洛^①，我确实非常感谢你把我介绍给泰阿泰德^②和我们这位客人^③。

塞 噢，苏格拉底，也许吧，等他们完成任务，在为你界定政治家和哲学家以后，你欠我的人情会是现在的三倍。

苏 嗯，你这样说既对又错，我亲爱的塞奥多洛，我们要说我们听到你这位最优秀的数学家和几何学家是这么说的吗？

塞 【b】你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① 塞奥多洛 (Θεόδωρος)，本篇谈话人。

② 泰阿泰德 (Θεαίτητος)，人名，《智者篇》《泰阿泰德篇》谈话人。

③ 客人 (Ξένος)，本篇谈话人，来自爱利亚。

苏 你把三者^①相提并论，而实际上他们之间在价值上的差别极大，无法用数学比例来表达。

塞 说得好，苏格拉底，我以我们的阿蒙神^②的名义起誓；你的指责是公正的——你还记得你的数学知识，所以才能指出像我这样的错误。对你，我会另找机会跟你讨论。**【c】**不过，现在让我们对我们的客人说话——你根本不会放弃对我们的敦促，无论你首先选择政治家还是哲学家，所以，就请你做出选择，然后完成对他的考察。

客 对，塞奥多洛，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因为我们既然已经做了尝试，就一定不要放弃，直至抵达终点。但我有个问题，泰阿泰德在这里，我该为他做些什么呢？

塞 在哪方面？

客 我们应该让他休息，而让和他一道训练的小苏格拉底^③来代替他吗？或者说，你有什么建议？

塞 就按你的提议办，让小苏格拉底替换他；他们年轻，只要有机会轮流休息，就能接受任何艰苦的训练。

苏 **【d】**我有话说，我的朋友，他们俩好像都跟我有点关系。你们全都说他们中的一个长得很像我；**【258】**而另一个则与我同名，这就产生了某种关联。嗯，我们必须保持热情，通过与他们交谈来承认这种亲缘关系。昨天我本人和泰阿泰德在一起讨论，刚才我又听到他回答问题；但我还没有听过这位苏格拉底发言，所以让我们也照顾一下他。他将在其他场合回答我的提问，而现在就让他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客 我愿意这么办。小苏格拉底，你听见苏格拉底说什么了吗？

小 听见了。

客 你同意他的建议吗？

① 指智者、政治家和哲学家。

② 阿蒙 (Ἄμμων)，古埃及神祇。

③ 小苏格拉底 (Σώκратης Ὀνέστερος)，本篇谈话人，与哲学家苏格拉底同名。参阅《智者篇》218b。

小 完全同意。

客 【b】你这一方好像没有什么障碍了，我这一方也许障碍更少。那么好吧，在我看来，在发现了智者之后，我们两个必须寻找政治家。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们应当把这种人设定为有知识的人吗，或者说我们应当作出其他假设？

小 我们应当这样假设。

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各种知识中进行划分，就像我们在考察前面那个人^①一样吗？

小 也许吧。

客 但是，苏格拉底，我想我看到的划分不在同一处。

小 为什么不？

客 【c】它的处所不同。

小 对，显然如此。

客 所以，朝什么方向才能发现导向政治家的路径呢？因为我们必须寻找这条路径，使之能与其他所有人区分开来，在给它打上显示其特性的特殊标记以后，我们必须认定所有种类的知识都可以归为两类。

小 我认为，客人啊，这其实是你要做的事，不是我的事。

客 【d】但是，苏格拉底，要是我们弄清了什么是政治家，那么它必定也是你的事。

小 你说得对。

客 那么好吧，算术以及其他某些与之同缘的行当是不牵扯任何实际活动，而是只提供知识吗？

小 是这样的。

客 而那个以木匠手艺和一般的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个行当必定与实际活动有关，它拥有知识，【e】并用它来制造那些从前并不存在的物品，是这样吗？

小 对，那又怎样？

① 指智者。

客 嗯，以这种方式划分所有知识，一类叫作实际的知识，另一类是纯粹理论的知识。

小 我同意你的分法，作为总体的知识可以分成这两类。

客 那么，我们要把政治家、国王、奴隶主，还有家庭的管理者，算作一样东西吗，当我们用这些名称提到他们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要说有这么多行当，与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对应？不过，还是让我就用这种方法，你只要跟着我就行。

小 那是什么方法？

客 【259】是这样的。要是某个人自己能够私下里像那些公开行医的医生一样给人提建议，那么在他提建议的时候，我们不是肯定要用同样的职业名称来称呼他吗？

小 是的。

客 那么好，关于那个擅长向城邦的国王提建议的人，尽管他只是个普通人，我们不说他拥有统治者本人应当拥有的专门知识吗？

小 我们会这么说。

客 【b】但是属于真正的国王的知识就是统治术^①的知识，对吗？

小 对。

客 那么拥有统治术的人，无论他是一名统治者，还是一介平民，在各种情况下，就其拥有这种技艺本身而言，都可以正确地被视为一名统治术的专家，不是吗？

小 这样说是公平的。

客 下面，家庭的管理者和奴隶主是一回事。

小 当然。

客 那么好，就统治而言，一个大家庭和一个小城邦肯定会有什么差别吧？

小 没有。

客 【c】所以，回答了这些我们自己提出来的问题，显然有一类

① 统治术 (βασιλική)，王术、国王的技艺。

专门的知识与所有这些事情相关；要是有人把这个行当的名称叫作统治术，或者叫政治术^①、家政术^②，让我们不要与他争论。

小 我同意——我们干嘛要跟他争论呢？

客 但是，更加清楚的是，任何一名国王用于维持他的统治的力量与他使用双手或整个身体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相比而言，却与他的睿智和心灵的力量有关。

小 显然。

客 那么，你想要我们断言国王与理论知识的关系更加密切，【d】胜过与体力或一般实际工作的关系吗？

小 当然。

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把所有这些事情归到一起——政治家的知识和政治家、国王的知识和国王——当作一个东西，把它们当作相同的吗？

小 显然要。

客 嗯，要是在此之后我们划分理论知识，我们开始的秩序对吗？

小 肯定对。

客 所以仔细瞧，看我们能否察觉某个裂缝。

小 哪一种裂缝？告诉我。

客 【e】这种裂缝在这里。我想，我们同意过有算术^③这门技艺。

小 是的。

客 我以为它绝对属于理论这类行当。

小 是这样的。

客 这是因为，算术一旦认识到数之间有差别，除了判断它已经认识的东西，它肯定不会有进一步的工作吗？

小 是的。

① 政治术 (πολιτική)。

② 家政术 (οἰκονομική)。

③ 算术 (λογιστική)。

客 所有建筑师也一样——他们自己不会像工匠那样去工作，而是管理工匠。

小 是的。

客 就此而言，我假定，建筑师提供的是理智，而不是体力劳动。

小 是这样的。

客 【260】那么，说他分有一份理论类的知识，这样说对吗？

小 当然。

客 但是，我认为，一旦作出他的职业判断，他要做的事情不是结束或离开，就像算术的行家那样，而是把恰当的工作指派给每一群工匠，直到他们完成指派给他们的工作。

小 对。

客 所以，所有这类知识和像算术一样的知识都是理论的，【b】但这两类知识相互之间不同，一类知识下判断，而另一类知识发指示，是这样吗？

小 它们好像是这样的。

客 所以，要是我们把整个理论知识划分为两个部分，把一个部分当作指示性的，另一部分当作下判断的，我们会说这样的划分是恰当的吗？

小 会，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客 但若人们在一起做事，他们只要意见一致也就够了。

小 确实如此。

客 就我们当前正在分担的任务而言，我们应当对其他任何人的想法说再见。

小 当然。

客 【c】所以，告诉我，在这两类行当中，我们应当把精通统治术的行家放在哪里？放入与下判断有关的那一类吗，因为他好像是某种旁观者，或者我们宁可把他放入指示性的那一类行当吗？因为他是其他人的主人。

小 放入第二类，当然。

客 那么，我们还需要再看一下指示性的行当，看有无地方可以划分。在我看来在这个方向有这样的地方，就好比零售商有别于出卖自己生产的物品的自销者，【d】所以应当区分国王这一类和传令官这一类。

小 此话怎讲？

客 我想，零售商购买其他人生产的物品，然后把别人卖给他的东西再卖出去。

小 确实如此。

客 那么好，传令官这类人接受其他人做出的决定，然后再次发布给另一群人。

小 非常正确。

客 所以，我们要把国王这个行当与通司、【e】船长、先知、传令官，以及许多其他相同性质的行当放在一起，正因为它们全都与发布指示有关吗？或者说，你想要我们按照我们刚才使用的类比来造出一个名称来吗，因为实际上“自我指示者”这一类行当正好没有一个它自己的名称？我们应当按这种方式划分这些事情吗，把国王归属于“自我指示”这类行当，而不用注意其他所有的行当，让其他人去给它们起另一个名称？因为我们进行的考察，为的是发现那个实行统治的人，而不是它的对立面。

小 绝对应当这样做。

客 【261】那么好，由于这类行当已经与其他行当分割开来了，依据的是它们与统治术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其中还能发现可以分割的地方，那么我们必定要对它再次分割。

小 当然。

客 还有，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一个分割的地方了，你要跟随我，和我一道来分割。

小 什么地方？

客 【b】我们可以把所有对其他事物的控制视为使用指示——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发布指示，为了生成某样事物的缘故？

小 当然。

客 要把生成的所有事物分成两类一点儿也不难。

小 怎么个分法？

客 我设想，生成的所有事物，有些是无生命的，有些是有生命的。

小 对。

客 就是凭着这一点，我们分割指示性的理论部分，要是我们确实希望分割它。

小 怎么分？

客 【c】把它的一部分指定给无生命的事物的生成，把它的另一部分指定给有生命的事物的生成；以这种方式，它马上就会分成两部分。

小 我完全同意。

客 所以，让我们搁下其中的一部分，取来另一部分；然后，让我们再把它整个儿分成两部分。

小 你认为我们应该取来的是这两个部分中的哪一个部分？

客 我假定必然是与生灵有关的发布指示的这个部分。毋庸置疑，属于国王的专门知识决不会是用来针对无生命的事物的，就好像建筑师的知识；它比较高贵，【d】总是在生灵中拥有力量，只和生灵有关。

小 对。

客 嗯，作为能够观察的这个部分，既能单独关注到生灵的繁殖或喂养，又能像牧人一样对生灵一并照料。

小 正确。

客 但我们肯定不会发现政治家像某些牛倌和马夫一样只照料个别的牲畜，而会像牧人照料成群的牛马。

小 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这样。

客 【e】那么好，说到抚养生灵，我们要把抚养许多生灵叫作“牧养”还是“集体性的喂养”？

小 无论用哪个名称都行，只要有助于我们的论证。

客 说得好，苏格拉底；要是你坚持不太在意名称，你的智慧将与日俱增，到你晚年时，你会富有智慧。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按照你说的去